

老人與廚房

謐靜的午後，暖陽輕撫著後廚，在光陰的襯托下，不自覺地增添了幾分典雅，然而空氣中瀰漫著的，不只是正午大火快炒時燒紅鐵鍋的餘溫，更是記憶中歷久彌新的飯菜香。歲月如梭，長年的油汙如青苔般爬滿了牆壁；背負著無數刀痕的砧板依舊屹立不搖，像個守衛一樣；曾經削鐵如泥的菜刀也步入了退休的年紀。雜亂的調味品遍布整個空間，可誰知那菜色中如同畫龍點睛般、令人驚豔的味道，正是來自他們，也許，是掌杓者的小心機，或是不經意的組合呢？我們無從得知，但能確定的便是每一道菜色，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，而唯一不變的調料即是讓子女皆能盡興品嘗的那一份期盼與用心。

作為所有佳餚的母親——冰箱，臉上斑駁的皺紋是油煙的腐蝕，臃腫的身軀也是盡責的體現，不論是炙熱的烈夏，或是極寒的凜冬，始終如一，將懷中的物品守護好，背負的是責任，更是阿嬤的信任。為了讓子女們隨時隨地都能吃上一桌上好的飯菜，當打開冰箱門的那一剎那，滿坑滿谷的食物如洶湧的潮流般傾洩而出，隨之而出的還有刺骨的寒氣，更是阿嬤對我們真摯的關切及擔憂，寒在身體，暖在心底。相傳，有一種餓，是阿嬤覺得你很餓，正是這份關心，使得冰箱長年處於滿載的狀態。

我的阿嬤是個和藹可親、活潑逗趣的老人家，特別是當她繫上圍裙，拿起鍋鏟的瞬間，彷彿重回巔峰，在她的老年生活中，除了照顧自己以外，最重要的便是兼顧我們的溫飽，因此，從之前的習慣轉變成生活後，手上不只長出了代表經驗的老繭，雙腳也因為長時間站立而出現關節炎。即便如此，她時常獨自走向菜市場採買食材，只為了填飽我們的肚子。阿嬤和廚房已經一同度過了半甲子，我們曾提議要幫她重新整修廚房、添購新的冰箱，她老人家滿是千百個不願意，或許，它乘載的不只是滿滿的食物，更是那記憶中，孩子們的歡笑、家人們的稱讚。

過年期間，最重要的日子非除夕莫屬了，分散在各地奔波的人們，將會在這一天回到所有故事的起點——家，放下的整年的辛勞，享受團聚時的溫暖，阿嬤在這一天卯足了火力，想著家人們那期待的內心，艷紅的大火彷彿要吞噬整著廚房，火花四濺，耳邊不斷傳來鐵器碰撞的聲響，要不是正在過年，鄰居可能會以為要打仗了呢！隨著溫度的提升，鍋內的蒜頭、大蔥香氣四竄，在火候達到高潮的那瞬間，臘肉和白酒同時下鍋，降溫的同時，臘肉獨有的煙燻味和酒精的清香將這道菜的味道昇華至另一個境界，就這樣，家常菜——爆炒臘肉——出鍋了，此時在外頭等待的我們一聞到香氣，口水都不爭氣的流了出來。

當一道道菜從廚房端出來時，如同模特兒走秀般，驚艷全場，佛跳牆、龍井蝦仁，各式各樣的菜色只要你敢問，沒有她做不出來的味道。有時候，吃飯不只能填飽肚子，更能填滿心中的愛與溫馨的缺口。看著家人津津有味地吃著自己的手藝，對阿嬤來說不只是一種對她功夫的尊敬和佩服，更是支持她繼續掌廚的動力。「阿嬤快點過來一起吃！」往往一句單純的問候，卻能使人感到無可限量的溫情，當阿嬤解下圍裙的那一剎那，身分也隨之切換，入席並一同享用飯菜，團聚的溫馨彷彿是畫龍點睛，在佳餚上灑上了金箔般。

飯，吃著吃著就只見碗底了；天，聊著聊著就披上了深沉的披風，即使隨著聚會的結束，大家仍舊沉浸在團聚的喜悅中，歡聲笑語間，阿嬤卻獨自在廚房整理器具，此時，我也好奇的問她說為何不一起聊天呢？阿嬤沉默了一下，緩緩地說出「我和爺爺聽到你們開心，我們就開心了」

在我幼年時，爺爺就因病逝世了，當時，他可是家中的總埔師，阿嬤的手藝無非來自他的傳承，兩人的做菜時刻，是最甜蜜的時刻，和愛人相伴，看著我們能開心的享用自己做的菜色，縱使身處於古稀之年，拖著歲月的重擔也要持續前進，因此，阿嬤會熱衷於煮飯，可能是因為在廚房中，恍如同夢境一樣，能再見到思念的對方。阿嬤的廚房不只承載了甜蜜的回憶，並將思念轉為信念，更作為生活的動力。